照亮校园的思想星河

始于“植根学术、沟通师生”的初心，从2001年第一场讲座启程，“星空讲坛”已经陪伴复旦人走过了二十五个春秋，完成了700期。从一场小型分享，成长为复旦校园里极具分量的学术品牌之一，为同学们打开一扇扇看世界的窗。

取名“星空”，是因每一场思想分享都是一点微光，每一位奔赴而来的师生都是仰望星光的人。这些细碎的光汇聚起来，搭成校园里不落幕的思想星河。

什么是星空？是台上学者抛出的前沿洞见，是台下同学眼里的求知微光，是二十五年里一届届幕后成员攒起来的热爱与坚持。

星空讲坛珍贵的价值，便是打破专业壁垒，践行校园通识教育的初心。讲坛不限制听课人群，不同专业的同学都能自由聆听跨领域分享，在跨界交流中收获全新思考。

医学院学生能在这里听懂黄金价格波动的底层逻辑，收获实用的资产配置建议。理工科学生会为文史哲的人文议题驻足，文科生也能从脑机接口的分享里，看见科技帮助瘫痪患者行走的具象力量。“综合性大学的意义，就是让每一位学子走出自己的专业，看见更广阔的世界。”2025级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张睿哲如是说，他曾经是星空讲坛的负责人，这句话，是对星空最好的注脚。

星空讲坛与星空锋汇、星空沙龙共同构成“星空系列”矩阵：讲坛主打名家的深度分享，是核心品牌；锋汇着眼于前沿交叉话题，邀请多位学者同台碰撞；沙龙则做轻量化的小型科普，覆盖更细分、更生活化的议题。

站在700期的新起点，这片星空还在往更宽更远的地方生长。团队有很多新的设想：有人提议恢复线上直播与回放功能，解决跨校区同学参会不便的难题；有人计划进一步细化三大板块的定位，增加互动讨论环节，跳出单向讲授的模式；还有人希望选题分布更均衡，覆盖更多文理医工的小众领域，让不同专业的同学都能找到感兴趣的内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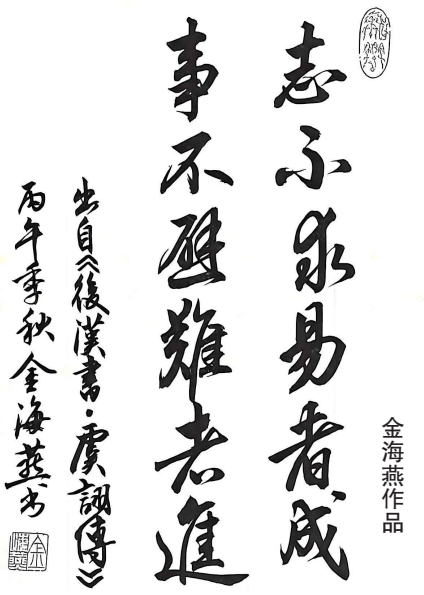
仰望星空的人，最终也成了搭建星空的人。二十五载，七百期，星光不负赶路人。这片属于复旦人的思想星河，还将继续亮着，迎接更多追光而来的人。

700期不是终点，是下一段星光旅程的起点。

鲁静怡（新闻学院2024级本科生）

光影书画

挥翰墨守初心



金海燕作品

执笔书写经典，浸润初心使命。为彰显银发担当，充分发挥老干部党委老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校老干部党委开展主题书法创作活动，鼓励老党员采用楷书、行书、隶书、篆书等各类书体，运用毛笔或硬笔进行书法创作。

来源：老干部党委

在永夜中寻找太阳

这或许就是东野圭吾这一生寻找太阳的追问中最后留给读者的答案：“那个代替太阳的东西，从来不是某种宏大的、耀眼的、不可企及的存在。它是一封信，一声挂念，一个选择，一个坚持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笨拙的陪伴。它不足以称得上“无法直视”，不足以照亮整个世界，但它可以照亮一个人的一段路。而这一段路，对于在黑暗的通风管道中摸索前行的人来说，也许就是全部。”

“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，一是太阳，二是人心。”

这是东野圭吾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。太阳和人心同样惨烈，同样刺痛；另一方面，人心也可以和太阳一样光明。它可以温暖，可以照亮，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整个白昼。

在东野圭吾的世界里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：人们需要太阳的存在，而太阳又是不能直视的。终其一生，他反复在故事里追问着：如果太阳不可直视，人心也不可直视，那我们该往哪里看？

他没有说完，就走了。

7月23日，东野圭吾因大肠癌去世，终年68岁。葬礼已低调举行。讲谈社发出的讣告后附着洋洋洒洒的生平和作品列表，静止的书告、寂寞的白底，如同白色的纱幔笼罩着他一生的故事。作家离开后，其遗作《永远的记忆》于8月5日如期出版。像石神哲哉在逻辑的尽头仍选择献身，像浪矢爷爷在破旧的杂货店里仍坚持回信，现实的影子也在提醒我们记得他那个关于太阳的追问，直到最后一刻。

管道中的黑暗

一条窄窄的通风管道，只够一人面前挪动着穿过，不能拐弯也不能后退，这是《白夜行》中桐原亮司穿过的黑暗，也是东野圭吾日常抬头感受到的，日复一日的无聊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窒息感。

东野圭吾的青少年时代并不算美好。自传性质的随笔集《我的晃荡的青春》里，有许多他少年时代的琐事——不爱念书，成绩一般，看《奥特曼》和《铁臂阿童木》长大，没日没夜打麻将，输了就拿东西抵债，披头士的黑胶唱片一度成为伙伴们之间的硬通货。

尽管日后因笔耕不辍而闻名，东野圭吾还是孩子的时候却非常讨厌读书，甚至自称为“开始远离印刷文字的第一代人”。

他第一次一口气读完的书是《阿基米德借刀杀人》。此前从未接触过推理小说，却读完后产生了“推理小说真的还可以啊”的想法。他又一气呵成地读了松本清张，产生了写推理小说的念头。

1981年从大阪府立大学工学系电气工程专业毕业后，东野圭吾成为一名汽车零件工程师。下班后回到出租屋，默默趴在桌上写小说，甚至定下五年内获得江户川乱步奖的目标。他曾说：“作家就像运动员，必须每天训练。”他关心的不仅是线索、逻辑、现实，还有活在阴影里或光明中的每一个人物。

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，整个国家陷入“失落的十年”，所有人突然被从缤纷的世界中塞进了一条狭窄的管道，千千万万轻质而拥挤的小屋如同时代的疤痕爬满整个日本。管道外的狂欢骤然沉寂，不仅社会失落了，连集体叙事也一下子失落了。整个世界对人的反应都变得冷漠而不予回答，人们无一例外开始面对“个体被抛回自身”的时代焦虑。

当时社会派推理小说赖以成立的前提是犯罪是社会问题的症候，而社会是可以被改变的。但在那个时代，“改变”本身似乎变得不再可能。于是东野圭吾的关心从“社会如何被改变”转向了“在黑暗当中如何寻找太阳”。

光的两种结局

通风管道的尽头好像有光，在昏暗的环境中显得脆弱而珍贵的光，有人选择将自己化为燃料去保护它。东野圭吾笔下的角色，在这两种岔路口各自走向了不同的命运。

进入创作生涯的后半程，东野圭吾笔下的光明有了另一种形态。2011年问世的《解忧杂货店》中，浪矢爷爷对光明的守护让他成为全世界读者熟知的角色之一。他没有烟花一样璀璨绽放的光芒，只是选择做一盏长明的烛火，将恰到好处的光与热送给刚好有需要的人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

代替太阳的东西

如果说被拥抱的光与被谋杀的光是两类较为极端的选择，在这两类之间还有无数失去了光，却还默默生活着的人。他们一直身处如同通风管道的压抑中，只能在一片人造的白夜里行走，寻找别的东西代替太阳。而那个“代替太阳的东西”究竟是什么，东野圭吾花了四十年去回答。

只是在寻找“东野圭吾”这件事上，他就花费了二十年，终于凭借《放学后》拿下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。《放学后》的销量一度突破十万册，让当时的东野圭吾信心大增，辞去工作到东京成为全职作家。

而他没想到将遇上十年的底谷：仅仅五年之后，绫辻行人等一批新本格派作家崛起，迅速占领日本推理圈。1992年，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生涯的重要引路人、“社会推理派”代表人物松本清张因病去世，留下东野圭吾在新旧流派的交替中徘徊。

他选择日复一日地写。1998年，《秘密》出版，次年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，日文版销量突破200万册，成为东野圭吾在低谷期后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作。

在他之前，无论是变格派、本格派、悬疑派、还是冷硬派，推理小说中的凶手有动机，罪犯有背景，人物有逻辑，小说像是为读者上演的一场设计精妙的角色扮演。但东野圭吾将推理小说的重点从解谜迁移到了理解人心。这种带有东方神秘和日式生命感的，难以捉摸的人心，在推理小说中从来没有被这样完整地呈现过。在东野圭吾的作品中，人物觉醒了，让现实中的读者更加共鸣，也让兴盛了一个多世纪的日本推理小说迈出了新的一步。

叶婧儿 胡莺韵（均为外国语言文学学院2023级本科生）

这个少年一定会找到他的宽阔跑道

永平一中高中部318班的陈利荣顶着一头自来卷，爱打球，也爱较劲。他不是那种第一眼就闪闪发亮的学生，更像一块需要仔细看的璞玉，乍看普通，相处久了，才能瞧出里头不一样的光泽。

他喜欢打乒乓球和篮球。有一次和我说，初中因为个头不高，就把篮球“戒”了，只在老家院子里跟弟弟玩。上了高中，被几个朋友一带，那股劲头又回来了。午休或者放学，经常能在球场看见他，跑动、抢断、投篮，一脑门的汗，卷发都湿成一缕一缕的。有一回他抱着球，认真地跟我抱怨：“老师，学校中午施工太吵了，真影响我状态。”你听，他抱怨的不是吵到他睡觉，而是吵到他打球。这就是他可爱的地方，认真得有点“偏”。

这份认真，在学习上就更“突出”。他总结：“老师，我能听懂的物理，就特别喜欢；听不懂的就特别烦。”一句话把他理科生的那点“轴劲儿”和诚实全抖搂出来了。他近三次考试排在年级十几名，理科底子确实扎实。可一到英语，他就挠头，说这是“老大难”，看见单词和课文就发怵，连带着对所有要背的科目都“爱不起来”。高中数学更难了，他也觉得压力大，自己心里没底，说感觉知识有“断层”。

有一次月考，他从年级五十多名冲到第十三名。出成绩那天，我刚在办公室坐下，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然后他“哐”一下推开门，眼睛亮亮的，大声朝我喊：“老师！这次是第十三名！我考了十三名！”那一刻，他身上那股纯粹的、压都压不住的开心劲儿，把整个办公室都点亮了。在那个常常被分数和排名压得有点沉闷的环境里，那个飞奔而来报喜的身影，闪着亮亮的光。

这孩子身上有种有趣的反差。在理科世界里，他逻辑清晰，喜欢追根问底，有股钻研劲儿。可到了文科尤其是英语，他就容易显得烦躁和不自信。他是个在擅长的路上跑得飞快，却在不擅长的路上需要人拉一把的徒步者。可贵的是，他对自己的“长”和“短”都很清楚，不逃避，他会挠挠头承认不会，又扎进去再努努力。

我欣赏他的韧劲儿和那股向上走的愿望。那次飞跃不是偶然，背后有咬牙坚持。他能主动适应新环境，主动连接，这比单纯考个高分更让我觉得宝贵。

陈利荣会为解出一道难题高兴半天，也会为英语课文唉声叹气；会在球场上拼尽全力，也会在考试前紧张不安。他偏科，会抱怨，但他真实、有冲劲、懂坚持。我看着他一点点克服自己的怯生生，一点点把脚下的路踩得更稳当，我相信这个认真的、爱打球的自然卷少年，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宽阔跑道。

高 洋（物理学系2026级研究生）

《复旦》编辑部出版 主编：陆柳 地址：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电话：65642617 邮编：200433 排印：上海立奇图文设计制作有限公司（虹口区三门路763号2楼） 免费赠阅